

書叢論理藝文



觀學文界世的學科

譯戈白任

著索列爾西

文藝理論叢書

8

科學的世界文學觀

西爾列索著
任白戈譯

二十九年二月

中華民國廿九年二月十五日 初版

【科學的世界文學觀】
實價國幣三角

版權所有
不准複印

文藝理論叢書第八種

原著者 西爾列索

譯述者 任白戈

出版者 質文社

總經售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前記

這本小書，包含着兩篇文章：一篇是「卡爾與世界文學」，另外的一篇是「恩格斯底現實主義論」。這兩篇文章有一個共同的主要目的，就是在闡述科學社會主義創始者對於世界文學的態度和評價，又因為這種態度和評價，本質上就是兩位大思想家對於文學之科學的見地，所以就把它們合刊一冊，僭妄地加上了一個書名：「科學的世界文學觀」，讓它編入這部「文藝理論叢書」裏面去。

第一篇雖然僅是兩萬字光景的小文章，可是它的價值却並不一定在二三十萬字的巨著之下。它是從古代文學到十九世紀文學的史綱；同時又是一個

關於正確的文學批評的經典。它不只是使我們對於伯丁，西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海涅那些偉大作家有了一個真實的評價，而且使我們可以根本地獲取一個批評的尺度。尤其是在提高文藝理論水準和批判地接受文藝遺產的今日，這是一件自信不無意義的翻譯工作。

第二篇也同樣地是一篇極重要的文章。我們大家都知道，恩格斯曾經說過這句話：「照我看起來，現實主義，除了詳細情節的真實性以外，還要表現典型的環境之中的典型的性格。」這是一句言簡意賅的文藝名言。恩格斯一生雖不治文學，却也發表了含義相當豐富而深邃的書簡，非三言兩語所能解釋得了，許多人認為他在文學上的勞蹟，跟社會科學上的貢獻是同樣不朽的。讀了這裏譯出的一篇，至少可以得到一點他對於文學的基本概念吧。倘嫌不夠明顯，還請參照海上述林上卷五——五八，那裏面對於馬恩二氏的文藝見解，也有著極詳細的闡發。

說起來，我自己倒很慚愧，爲了人事倥傯，一直到現在，我才將這兩篇論文譯完。同時，由於時譯時輟之故，也許在用語上前後有不很統一的毛病，而誤譯的地方恐怕也是難免，這都有負於讀者的殷望，只好等着將來的機會加以訂正。再，我是根據熊澤復六氏底日譯本轉譯的，理合附帶聲明。

譯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目次

卡爾與世界文學·····	一
但丁——西萬提斯——莎士比亞·····	五
上昇的布爾喬亞文學·····	一三
十九世紀底羅曼主義與羅曼主義者·····	二七
十九世紀底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者·····	三六
恩格斯底現實主義論·····	四七

卡爾與世界文學

只要是研究過卡爾的人，誰也知道在他底著作與書信中，常常引用着由世界文學底巨匠們起一直到有些匿名作家底革命歌的許多藝術作品。資本論底讀者，便知道卡爾爲了要殘酷地諷刺資本主義是怎樣地利用文學的形象，爲了要給與自己底話以燦爛的文彩、力和表現是怎樣地用深情的手從愛斯鳩羅士、蘇福克列士、但丁、西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海涅等底創作這些世界文學底寶庫中去汲取。

卡爾和恩格斯在其活動的時期，對於文學藝術所說的許多意見，並不止是一個「支離」的「偶然」的注意，除了形成卡爾主義美學底基礎以外，同

時還給與從普羅列塔利亞特底觀點出發的文學遺產底評價以最豐富的資料。而這些注意，便表示出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創始者們是怎樣地深知世界文學，是怎樣地將世界文學加以細密地分析。在他們看來，美學、文學及藝術底諸問題，豈止不是第二義的東西，那簡直是構成他們底世界觀，整個地說便是他們底多方面的理論活動與實踐活動底天才的部分的東西。即使他們對於這些問題的見解，並不是以系統的形式，而是以片斷的形式遺留給我們，但這個意見却始終一貫。

最近發行的許多著作，都是專門拿來闡揚卡爾對於四十年代與最近時代底藝術的勳業的。本論文底目的，第一是在與其對於經濟諸問題的勳業聯繫起來研究在五十年代世界文學底歷史底分野中的卡爾底關心；第二，是在簡單地敘述他對於那些在他底著作與書信中演着非常重要的脚色的世界文學底巨匠們，如像日丁、西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海涅及其他的

作家們的態度；第三，是在依着歷史的、年代的順序敘述他對於過去的文學遺產的見地。

從一八四四年在巴黎剛剛著手經濟學諸問題底勦業的初期起，卡爾便將那些問題與「市民社會」底一切問題，即如法律、道德、國家等密接地聯繫起來研究，並不是個別地去研究的。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有名的序文底結尾，第四章之中，他這樣地寫着：
「生產，生產手段與生產關係。生產關係與交通關係。在生產及交通關係中的國家及財產狀態。法律關係，家族關係！」

「二，從來的觀念的歷史記述之對於現實的歷史記述的關係。如果要分別地說，就是所謂文化史、古宗教史及國家史……三，二次的及三次的東西。一般地派生的、移植的、非本原的生產關係。於是國際的諸關係底影響（應該論及）……六，物質的生產底發達與藝術的發達之不等關係。」此後，

還寫着關於藝術底發展之不公平所說的有名的話和卡爾底關於希臘藝術與莎士比亞的有名的話，但原稿在這兒就中止了。

首先給與卡爾以興味的，就是那與布爾喬亞社會底發生和發達底「一切的總和」底研究有關係的文學底諸問題。那——第一，是反映封建階級底開花與崩潰的藝術；第二，是由文藝復興形成起來而正在上昇的布爾喬亞底文學藝術；第三，是與封建主義及其世界觀作對的布爾喬亞底革命的攻勢時代底文學。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高價地評價過文藝復興底文學藝術，關於它底理由，恩格斯在一八八〇年，自著的自然辯證法中是這樣地說着：

「它是人類直到現在所體驗過的變革中一個最大的進步的變革。它是一個要求巨人而且已經產生了許多巨人的時代，而所謂巨人，就是思索力，熱情與性格底巨人，就是多藝與博識底巨人。那些造成了有產階級底近代的支配基礎的人們，除了爲布爾喬亞的階級性所限制這一點以外，簡直是一個沒

有缺點的人物。時代的冒險的特質，究竟多少鼓舞了他們一些。在當時生存的有名人物之中，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是旅行過各國，沒有一個人不會說四五國底話，沒有一個人不在許多的專門中露頭角……這個時代底人們，還沒有被束縛於什麼分業之下，雖然我們在他們底後繼者們身上常常見着這個分業底限制的，一面化的諸影響。然而，他們所固有的特質，却在他們差不多總是站在時代運動當中，實踐的鬥爭當中活動，依着黨派，有的用話和筆，有的用劍，大多數是兩者並用，一同去鬥爭這一點上。恩格斯所指出的這一點，便很好地說明了卡爾之所以對於文藝復興底作家們終生都有興味。」

但丁——西萬提斯——莎士比亞

這個時代底三個作家，在卡爾底著作與書信中演着特別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在其藝術作品中以天才的力描寫了封建主義底崩潰與新的布爾喬亞文化

底生長的但丁、西萬提斯、莎士比亞這三個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變時代，兩個世界觀與兩個文化底鬥爭時代底最明瞭的代表者。

「封建的中世紀底末日與現代資本主義底黎明——恩格斯於一八九三年，在宣言底意大利版的序文中說——乃由巨大的人物蓋上一顆烙印。那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底最後的詩人，同時也是新時代底最初的詩人。」卡爾亦是這樣地看他。自然，這些作家們還是與正在消滅的封建的世界結合着的，但一種能夠那樣地正確地真實地描寫出兩個時代底衝突的藝術的力却就在那兒。一八五〇年，卡爾與恩格斯在達維墨爾底著作底批評中，便一方面明明把但丁、西萬提斯、莎士比亞放在念頭上，一方面又強調他們底藝術底悲劇的性質與那時代底商人階級底狹小的界限性底矛盾。假若以前的諸階級，例如騎士階級底破滅——他們說——能夠給與藝術底大規模的悲劇的作品以內容，那麼商人階級便必然地連什麼也不能給與一點，如果將夢

幻的憎惡底無力的表現與桑科潘紮的俚諺與格言底蒐集除去的話。」

就在李卜克內西底追憶中，亦寫着卡爾幾乎能暗誦神曲而曾經將其中底長長的拔萃再三地朗讀過這一個事實。這一個事實，可以由其著作中所寫的但丁底引用文和記述來證明。我們會想起卡爾底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文和資本論底序文都是以但丁底引用文來結尾的事實吧。他一方面高高地評價了這個偉大的佛羅倫斯人和追放者所有的政治的不妥協心與人間底典型及性格的確的描寫，一方面並跟着黑格爾說他們「占有光榮的獨立性與精神底自由……只回憶着自己底信念和行爲，毫無不平和憂鬱，而以同樣的興味堅實地止於自身，忠實和地獄。」（黑格爾美學一〇七頁）

卡爾一生曾經給過他無限的情熱的一個作家就是西萬提斯。拉發格（卡爾底女婿，亦卡爾學說底偉大的繼承者之一人——譯者）曾經這樣地說過：卡爾給與西萬提斯的地位比任何小說家都高，他在吉訶德先生之中見着了那

在只產生了它底美德的布爾喬亞汜底世界上成爲嘲弄與嘲笑底種子的死滅了的騎士階級底敘事詩。我們在卡爾底種種著作中，部分地說，則在一八四八——九年底萊茵新聞上所揭載的諸論文與資本論之中，常常遇着吉訶德先生底引用文。同時，他在德意志觀念形態論中亦利用着吉訶德先生與桑科潘紮底形象。在「聖瑪茨克」中的西萬提斯底形象，便是給與那作爲德意志小市民底「狂熱的」意識形態底代表的斯蒂勒爾與作爲「土著」小布爾喬亞的斯柴里加的光輝的圖解。在這兒，斯蒂勒爾更演着吉訶德先生底角色，斯柴里加便演着桑科潘紮底角色。卡爾爲了要使意味特別明白，便以吉訶德先生之中引用出了許多。

然而，在卡爾看來，有着更大的意義的却是莎士比亞。李卜克內西在其追憶之中，亦說過卡爾常常「朗讀莎士比亞底戲劇，而且他那同樣地非常通曉莎士比亞的夫人亦常常代他朗讀。」卡爾在有名的「告白」與「可愛的詩

人們」那一欄舉出莎士比亞、愛斯鳩羅士與歌德。拉發格對於卡爾底莎士比亞研究曾經非常詳細地這樣說過：「大概他（卡爾）是非常愛好詩的。他以希臘語底原文去讀愛斯鳩羅士，將其與莎士比亞認為人類所產生的兩個最大的天才的戲曲家。卡爾將其無限地讀破了的莎士比亞作為最嚴肅的研究底對象，就連他底戲曲中的極無聊的登場人物也知道。一種對於偉大的劇作家的真心的崇拜，支配了卡爾底家庭。一八四八年後，卡爾便企圖通達早就可以自由閱讀的英語，彙集莎士比亞底一切舞台表現，依着一定的順序記錄下來了。」

我們在卡爾底各種著作之中，很早以前就見着莎士比亞底名字。從一八四四年最初的經濟學原稿起到資本論止，莎士比亞都是卡爾底忠實的同伴。他底各個典型，在政治經濟學要圖解非常複雜的諸現象，顯示貨幣底力與資本主義的諸關係等等的場合，總是非常頻繁地被表現着。同樣的，在一八四

四年底著作中，卡爾引用了莎士比亞底雅典底寶石與歌德底浮士德來作爲基礎而構成「貨幣論」一章。卡爾引用着雅典底寶石底關於貨幣的獨白（第四章第三章）其後亦以種種的變形將它返覆於德意志觀念形態論與資本論之中。

卡爾曾經以雅典底寶石這個場面作爲機緣而說過——莎士比亞將貨幣底本質敘述得非常之好。「莎士比亞對於貨幣特別重視兩個屬性：（一）它是目所能見的神，它是一切人間的和自然的屬性之轉化於其反對的東西，物底一般的混同與錯倒。它使不可能的東西接近起來。（二）它是人類及民族底一般的娼婦，一般的媒婆。一切人間的和自然的性質底錯倒與混同，不可能事底接近——神一般的力——乃以其外化的、各自讓渡的、作爲人間底種族的實在的本質而存在於貨幣之中。它是人間性之被外化的財產。」（卡·恩全集）

卡爾在其各種經濟的著作中，亦常常說到莎士比亞之理解金錢底社會的